



典藏房龙



(美) 房龙 著

房龙手绘画

朱子仪 译

Van Loo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典藏房龙

(美) 房龙 著

房龙手绘画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龙手绘画 /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 朱子仪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 6

(典藏房龙)

ISBN 978 - 7 - 200 - 08297 - 5

I. ①房… II. ①房… ②朱… III. 插图—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J23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5449 号

典藏房龙

房龙手绘画

FANGLONG SHOU HUIHUA

(美)房龙 著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90 × 1240 32 开本 7.125 印张 63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8297 - 5 / J · 539

定价:28.9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总序

房龙的书——美国历史写家的中国经典

朱子仪

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

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人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去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

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作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

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并非一门心思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化’……”

房龙的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译介，到了80年代现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30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

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写家的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学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了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

（朱子仪 1962年出生于上海，资深文化品评作家和实力派翻译家，现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近期著作有《西方的节日》、《纽约老房子的故事》、《欧洲大教堂》，译作有《房龙传》、《梭罗日记》、《蒙田随笔》、《我们的奋斗》、《达利的骗局》、《幸存者回忆录》等。）

房龙的另类插图（代序）

作家的画，一般只能看做是业余爱好的产物，不管画技成熟与否，毕竟与他们的文字作品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房龙的画却不同，他并不专业却洋洋大观的插画作品是其历史著作乃至一生著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删除了房龙插图的《人类的故事》或《宽容》仍然是打动过无数读者的那本《人类的故事》或《宽容》。至少这种行为对众多的“房龙迷”来说，是对房龙风格独特的历史书无情的割裂或肢解。

房龙非常欣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爱丽丝那个看似幼稚的问题：“一本书没有图画……那有什么用啊？”他在自己著作中多次引用了这句话。房龙可不是在调侃，他态度是绝对认真的，因为图与文相辅相成是他一生著述的重要立足点。

老房龙：这个有画瘾的人

尽管没有受过艺术学院正规的绘画训练，可房龙似乎是个有画瘾的人，从小如此，一生如此。

据房龙自己回忆，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手边的每张纸片上涂鸦。当时家里人都觉得他很有希望成为一个画家。当然大人们指的是当一个“业余画家”。在当时的荷兰社会，谁家里要是真的出了一个职业画家，那在大家眼里就跟家里有个做生意破产的人差不多。体面的家庭肯定要隐瞒自己家中有人待在法国巴黎当流浪画家的丑闻。人们可能会赞赏一个孩子在绘画方面有一点讨人喜欢的天赋，但绝不会鼓励一个年轻人仿效伦勃朗、凡·高这样的荷兰绘画大师去当独立的画家。因此，当大人

们发现小房龙固执地对画画着迷时，用房龙自己的说法，大人们便用“让他学拉小提琴”来惩戒他。

房龙的画瘾常常显得不可遏制。跟朋友吃饭时，他会在桌布上涂画一气给谈话增添生气；在电台广播时，他也会一边播音一边信手乱涂乱画。寄给亲友的书信和明信片上经常被他的速写或漫画装点得活泼、可爱。他喜欢画帆船，画旅行中的见闻，还把画自己也当做一种消遣——他那肥硕的身躯被恰如其分地画成一头大象的模样。他甚至直接在他书房的墙上画画。

听过这位历史教授讲课的人，对他一边讲课一边画画的教学方式难以忘怀。他用一大把不同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图解近代历史，或者在一本大拍纸簿上即兴给他的讲课配插图，学生们不能不为之倾倒。从他的教室里传出的欢快笑声，使许多学生没心思去听别的课，都坐进了他的教室。

房龙在构思一本新书时，总是先画画，然后再动笔写文字。出版商要他写书，也就等于接受了这样的前提，即由他本人给书稿画上几张几十张甚至上百张插图。对此，他是这么解释的：“我的书没有插图，那相貌就如同去圣詹姆斯宫觐见英国国王忘了系领带。”房龙一生连写带编出版了40多本大大小小的书，其中大部分都有他的自绘插图。他不仅为自己的书画插图，还为名著《格利佛游记》和《愚人颂》以及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绘制插图。房龙主持的报纸专栏也同样配有他的画。

房龙的水彩画还跟女画家海伦·霍夫曼的作品一起，于1934年8月在纽约梅西百货公司第8层的一个画廊举办过展览。尽管这次画展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但令房龙感到满足的是，他的画被当做“艺术”来评论。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房龙常去纽约的荷兰海员俱乐部，为流亡美国的海员画出他们记忆中的家。这些海员知道，只要你提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港口，这个胖胖的著名作家就能一边给你讲故事，一边给你画上一张画。船员们把这些画钉在船舱里，带着它们去远航。

房龙还坚信激发孩子们画画的欲望是小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他在一篇有关《人类的故事》插图的短文中写道：“作者要对所有的教师发出忠告——让你的男孩女孩和你一样，经常有机会随心所欲地画他们所学的历史。你可以向一个班的孩子展示希腊神庙或中世纪城堡的照片，全班孩子会顺从地说‘看到了，夫人’，然后就全部忘掉了。但你可以

……让孩子自己来画‘神庙建筑’或‘攻打城堡’，你会看到放学了他们也仍不放弃，直到画完为止……”多年来在纽约小学进行的实验使作者相信，一般孩子一直不会忘记自己画过的东西，而仅仅读文字的话，很少有孩子会一直记住它们的内容。

房龙插图的大是大非

给历史书、地理书、艺术书以及《圣经》故事都配上作者自绘的插图，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如何回答这种质疑，便构成了房龙插图的大是大非。房龙本人有画瘾显然算不上是充足的理由。

这种质疑贯穿着老房龙的著述生涯。《人类的故事》出版后，曾有荷兰历史学家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房龙“企图自绘插图”。房龙还因“擅自”给《圣经的故事》画插图而受到责难。书中插图没在圣婴耶稣的头上画光环更是激恼了一些宗教界人士。等到《艺术》于1937年出版时，类似的责难又出现了，不少人觉得他太轻率——居然使用自己的画，而不是像大多数艺术史所时兴的那样，用现成的照片和图片加以装饰。《船舶及它们如何在海上航行》的插图在细节上出了一点差错，评论家便批评房龙不够专业。

将房龙书中的画称为“自绘插图”，似乎在暗示老房龙本人没有插图画家必备的资质。他擅自画了插图，所以叫“自绘插图”。反正他的画属于另类。

为什么非要给自己的书配自绘插图呢？对此，房龙有过两种解释，一种谦逊，一种高傲。谦逊的时候他解释：他自己虽然“准确地了解自己所说的内容，却又不可能对技巧更熟练的画家朋友把意思传达清楚”，因此，他“宁愿自己来画地图和速写”。高傲的时候，他宣称：“大多数作家只会写作，大多数画家只会画画。而我两方面都拿得起来，因此，我应当把我的书做成像出色的瓦格纳歌剧那样的东西，让图画和文字相辅相成。”

但，解释归解释，嘴硬归嘴硬，重要的还是书做出来是否得到读书界的认可。房龙带自绘漫画插图的代表作（《人类的故事》、《宽容》、《房龙地理》、《艺术》）大都取得了商业性的巨大成功，大都收获了潮水般的好评，负面的责难被完全淹没了。连苛刻的评论家也为《人类的故

事》的插图所折服，有一篇评论写道：“它看上去像是一本给孩子读的书，实际上也是如此。插图把它装点得光彩夺目……这些插图最初给人潦草、漫不经心的印象，随后，读者猛地悟出它们正是在阐明书的正文和强化历史学家的用意。”《人类的故事》于1922年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布的纽伯利奖章，既表彰了书的文字，也表彰了书的插图。

带有房龙手绘图画的作品在中国持续畅销，这同样也为房龙插图的大是大非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反而要问：房龙作品咋能不配有房龙的画呢？

房龙插图的风格特色

我们不妨在这里还原一下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房龙作品读者的典型感受。

以《人类的故事》为例，读者翻看这本面向少年读者的历史书，最先的印象是它充满了插图，这么多的插图虽然笔法草率，却很活跃、有动感。你一时间也许会责怪作者为何不用更具权威性的现成的地图和图片，为何不找技巧更熟练的职业插图画家来装饰这本书，但很快你就不得不承认，平淡、模糊的地图和图片远不如这位作家信手画的插图令读者（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印象深刻，而知名插图画家的典雅画作可能有相当艺术水准，却不及这位历史学家的“涂鸦”更具阐释性和讽喻性。毕竟，美观的装饰不是一本历史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是一部个人风格分外突出的活生生的历史书，虽不敢说是前无古人，但至少在当时的图书出版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种风格是“报纸时代”的产物，它使厚重的书本像报纸一样接近读者。当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充满漫画、插图的报纸，看到历史书也以这种面貌呈现不免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

有学者这么评述《人类的故事》的插图：“很难给房龙的画归类。与对事件进行规范形象描绘的历史类绘画相比，它们只是历史类绘画即时的回声，但就风格而言，它们更像是报纸上的漫画。你会联想到（法国插图画家）古斯塔夫·多雷的作品，或（西班牙画家）戈雅题为“战争的灾难”的一组描绘拿破仑战争的素描。房龙的画是典型讽喻性的，

而不是模仿性的或具象性的。比如，看看那幅‘真正的维也纳会议’，它不太像是对事件真实的场景照葫芦画瓢，而只是一个评注、一段报刊短评。在这幅画中，房龙画了一个大而深的厅里几个外交官和政客在重新规划欧洲，用以象征这个违背民主和独断专行的事件。”

《纽约时报》在房龙去世次日（1944年3月12日）发表的长篇讣闻中特别提到了这位作家的插图：“尽管从不以‘画家’自居，但房龙运用简洁的线条、鲜明的色彩，技巧熟练地给自己的书画插图，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他信奉图画能取代千言万语的格言，并在图画的周围填补上千言万语来修正这条格言。”

总之，老房龙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是轻松、幽默、漫谈性的文字与富有活力、讽喻性的插图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大大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大大拓展了读者想象的空间。

给房龙手绘插图归类

房龙的插图真可谓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细分的话至少可以归为七类：图解历史地理的“活力地图”；历史漫画；童趣漫画；偏向于写实的插图、写生速写、水彩插图、自娱自乐的讽喻性漫画。

图解历史地理的“活力地图”在《人类的故事》和《房龙地理》中最为常见。欧洲中世纪的地图画法在房龙笔下生动地复活了。

历史漫画在《荷兰共和国的衰亡》、《文明的开端》、《人类的故事》、《宽容》、《圣经的故事》、《奇迹与人》中大有用武之地。

童趣漫画笔法刻意幼稚化，用印度墨水上色，但形象简明、有概括性。《发现简史》的插图颇具代表性。

偏向于写实的插图出现在《艺术》、《天堂对话》、《喜讯》等作品中。

《发现太平洋》的插图是写生速写的代表。房龙曾乘船游览太平洋，并不失时机地现场绘制太平洋的风景。《游走荷兰》配的也是写生速写似的风景插图。

房龙的水彩插图主要出现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这些画作与他绘制的其他插图一样，都保持着简洁、明快的画风，但减少了讽喻性，增强了

抒情性。《托马斯·杰斐逊》、《西蒙·玻利瓦尔》、《古斯塔夫·瓦萨》、《我们唱的歌》和《铃儿传信》中的水彩插图很具代表性。

自娱自乐的讽喻性漫画以他的寓言漫画书（《傻帽儿威尔伯的故事》、《大象上树》）为代表。这两部篇幅不大的作品都是房龙创作的讽刺性寓言，文字和漫画在书中各占据半壁江山。

房龙三十年另类画集：一种奢侈或一桌盛宴

大约十二年前，北京出版社社科部筹备出版《房龙文集》，担任策划的陈飞先生不辞辛劳，通过多种渠道从欧美搜罗来一批房龙作品的英文版原著，出版时间跨度有30余年（1913—1945）。平日里，这些原版书珍宝似的被锁进陈飞先生办公桌的小柜门里。其实这扇小柜门后面不是什么珍宝箱，而是分两批出版的《房龙文集》以及十二年后新版《典藏房龙》丛书的“弹药库”。本人作为《房龙文集》的译者之一，有机会多次翻看这批图文并茂的原版书。书中插图有不少是彩色的，可惜国内出版的译本把插图全都统一成了黑白。这批图书中还有一些书至今还没有中译本问世。当时，我们在由衷慨叹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图书制作的精致考究之余，也曾热血沸腾地畅想过为老房龙出版一本原汁原味（尤其要保持原色）的插图集。然而在十二年前，出版这种画集实在是一种奢侈。

随着读书界进入了空前的“读图时代”，房龙图文并茂的作品似乎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将未列入《典藏房龙》丛书的房龙作品的手绘插图编选出版，也算是将当年相当高远、非常的畅想变成了合情合理的现实——为已经习惯于“读图”的读者摆下一桌房龙插图艺术的盛宴。

编选完这本房龙画集，总共二百多幅图，真可谓洋洋大观。我不禁要感叹一声：房龙这老家伙真是的，写了那么多书暂且不说，连他的另类插图也这么多产！

朱子仪

2010年8月于北语

目 录

房龙的另类插图(代序) / 1

- 1 发现简史 / 1
- 2 傻帽儿威尔伯的故事 / 16
- 3 大象上树 / 45
- 4 我们唱的歌 / 60
- 5 铃儿传信 / 75
- 6 古斯塔夫·瓦萨 / 81
- 7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 90
- 8 文明的开端 / 100
- 9 奇迹与人 / 113
- 10 游走荷兰 / 129
- 11 欧洲印刷史话 / 139
- 12 发现太平洋 / 142
- 13 喜讯 / 172
- 14 天堂对话 / 183

I 发现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DISCOVERY

《发现简史》原著全名《发现简史：从古代到美洲大陆殖民地建立》，1917年由戴维·麦凯公司出版。这是房龙第一本专门为少年读者写的书。正文共127页，排印得很宽松，只有一半篇幅是文字，每个正文页都与整页的插图相对。该书文字简明得能让少年读者读懂，插图用一根火柴绘制，用印度墨水上色。

《发现简史》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朴素的风格，直截了当地讲述故事，用最简略的线条图解故事。房龙说这本书对他而言，似乎是他自己年少时希望别人对他讲述的故事——激动人心的故事。房龙在书的题词页上画着一位母亲拉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那是房龙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穿着荷兰的民族服装。